

CONGSHEHUIJISHU
DAOSHEHUIGONGCHENG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

赵 晖 田鹏颖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

CONGSHEHUIJISHUDAOSHEHUIGONGCHENG

赵 晖 田鹏颖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赵 晖 田鹏颖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 / 赵晖, 田鹏颖编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205-06397-9

I. 从… II. ①赵… ②田… III. 社会哲学 - 研究 IV.
C9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8222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网址: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6mm × 208mm

印 张: $11\frac{1}{2}$

字 数: 288 千字

出版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 辉 田 杨

封面设计: 杨 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徐丽娟 姚飞天

书 号: ISBN 978-7-205-06397-9

定 价: 26.00 元

序 言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社会文明的象征，是时代的理性之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是哲学中的一朵奇葩。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涉及问题逐渐深入，发展脚步异常迅捷，创新成果业绩斐然。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百花园中又生长出一株新苗，已经吐出嫩枝，那就是社会技术哲学。

近些年来，学术界关于社会技术的讨论日渐增多，从质疑到商榷，从认同到使用与研究社会技术的学者和成果多了起来，社会技术哲学正日益受到中国哲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凡教授认为，社会技术是哲学理论创新的精神产儿，是技术哲学一个新的生长点。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指出，社会技术哲学的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问题，世界总存在一种与自然技术相对的社会技术，把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管理、社会管理等原本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看成一种技术现象，统摄在社会技术的范畴之中，为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应答方式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新思路。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南大学陈文化教授认为，中国技术哲学从单纯研究“物的技术”转向全面研究各类技术的新阶段。中国科学院李伯聪教授认为，哲学工

作者是绝对不能忽视对社会技术问题的研究和分析的。“社会技术”这个概念和术语，也是成立和可以使用的。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技术或方法，无论多么美好动听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只是海市蜃楼和空中楼阁。中国人民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黄顺基教授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并建议写进全国理工科博士研究生使用的《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参考教材。

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应时代的要求转变，锐意进取，以高举远慕的心态，深思明辨的理性，执著专注的意志，洒脱通达的境界，勇于创新，大胆开拓，承前启后，深入精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运用于“人与技术”、“社会与技术”领域，批判地汲取国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技术实践，深化了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创新了社会技术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的研究方向，开导了中国社会技术哲学研究之先河。2003年《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2005年《社会技术哲学》、2006年《社会工程哲学引论——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出版问世，是社会技术哲学从诞生到成熟的表征。

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近年来把社会技术哲学作为硕士点的研究方向，“叶茂源于根深，流长因之源远。”研究中心荟萃了一批知识储备积淀厚实、科学研究开拓创新、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学者，连续招收了十几批硕士研究生。师生携手在这一领域作深邃的思考，开展哲学的思辨。十几年来已是硕果累累，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求是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一百多篇，申报了几十项国家级和省级课题。丰硕的成果受到了国内专家学者的青睐与赞同，使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的研究得到初步可持

续发展。

为了体现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展示硕士点师生的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代表性研究成果，为国内技术哲学界专家学者提供学术争鸣的园地，促进技术哲学的学术交流，我们决定出版《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本书荟萃了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这个硕士点师生共同研究的成果，是师生们哲学海洋中思辨的精神产物，是师生们“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体现，是师生们苦心孤诣的汗中之盐。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注重基础，强调应用，突出特色。不仅讨论了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的基本问题，还讨论了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社会技术、社会工程思想。如马克思、康德的社会技术思想；钱学森、卡尔·波普尔的社会哲学思想。不仅是一般层次上讨论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理论问题，还讨论了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相关的哲学问题。如社会技术异化、社会工程设计等问题。不仅研究社会技术、社会工程，还研究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如政治环境、思想政治工作、假冒伪劣等问题，以期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学术界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它的挑战。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出版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和交流研究成果，接受社会检验，鼓励学术研究，推波逐浪，激荡风气，繁荣哲学新创之盛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硕士生教育的制度化，推进学科建设。

我们将进一步发扬博采众长、融会百家的开放精神和严谨求实、勤奋钻研的创新精神，突出特色（保持在全国同类学科中社会技术哲学的优势地位），促进应用（注重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研究），扩大开放（增强与国内学术界的合作

交流), 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展示沈阳师范大学学者的学术风采, 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建设, 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 使《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出版, 能与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学科建设和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协同发展。

云涛空浩浩, 星河影动摇。千帆竞发, 风鹏正举。在全国, 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的部分中青年学者也涉足了社会工程领域, 并有许多成果面世, 推动了技术哲学的蓬勃发展。其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等院校已经把“社会工程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构, 并且已经开设了社会工程学博士点。社会工程理论与方法业已成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社会技术哲学已经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并拥有了具有发展后劲的研究队伍。

我们有理由相信, 社会技术哲学研究的明天会更美好!

编 者

2008年3月12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社会技术的本质概观	1
第一节 对社会技术的看法	1
第二节 社会技术的存在及其发展的决定因素	14
第三节 社会技术的本质	23
第四节 社会技术和自然技术的关系	33
第五节 社会技术的基本问题	38
第六节 社会技术问题的焦点	47
第七节 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与社会技术哲学的关系	52
第二章 社会工程的本体维度	60
第一节 社会工程与自然工程的关系	60
第二节 钱学森关注社会工程问题	69
第三节 社会工程与社会结构的生成和变迁	78
第四节 卡尔·波普尔的社会工程思想	85
第三章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认识视角	94
第一节 社会技术异化及其根源	94
第二节 社会技术系统的建构	104



第三节	社会技术与和谐社会	115
第四节	社会技术与社会发展	123
第五节	社会工程设计的特点	135
第六节	社会工程设计的原则	144
第七节	社会工程与工程伦理	155
第四章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方法反思	165
第一节	社会科学的社会技术化趋势	165
第二节	社会技术异化的弱化	171
第三节	社会技术与制度理性	175
第四节	社会技术视阈下的网络技术	184
第五节	社会技术与教育技术	192
第六节	社会政治技术中的法制要素	200
第七节	社会工程哲学的新视角	211
第五章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价值追问	221
第一节	社会技术与公平社会	221
第二节	社会技术的当代价值	228
第三节	社会工程的价值体现	235
第四节	社会工程哲学的合理性	243
第六章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创新思辨	251
第一节	社会技术创新的内涵	251
第二节	社会技术哲学与社会技术创新	258
第三节	社会技术创新与复杂性思维	264
第四节	社会技术与政治环境	272
第五节	社会技术建构与新制度主义	277
第六节	社会创新力与社会工程创新动力机制	284

第七章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实践升华	291
第一节 社会技术遭遇“道德滑铁卢”	291
第二节 社会技术系统对转基因技术的控制	300
第三节 假冒伪劣产品的社会技术透视	316
第四节 社会技术携手社会工程	323
第五节 社会技术哲学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329
第六节 社会工程哲学视角下的科学发展观	340
参考文献	347
后 记	354

第一章

社会技术的本质概观

第一节 对社会技术的看法

“社会技术”，是本世纪初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界部分青年学者深入挖掘、发挥，并从哲学视角着力讨论的一个新概念。“非 18 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的康德与马克思哲学都奉行“两种实践”观。在此，把“社会技术”与康德和马克思的“两种实践”观联系起来，并不是说“社会技术”是康德和马克思“两种实践”观的本质回归，而是意在论证康德和马克思“两种实践”观已经折射出实践智慧的光芒和社会技术的本质，并使社会技术在逻辑上具有了合理性。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旨在为社会技术哲学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一、康德的“两种实践”观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对人的活动的不同类型作出了思考。在《大伦理学》中，他批评了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就是知识”的著名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混淆了人类灵魂的两个不同部分，从而也就混淆了人类活动的两种不同类型。在亚氏看来，人的灵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

理性，它涉及人的感觉、认知、理智和思辨，关系到人的制作、生产和技术方面的活动；另一部分是非理性，它涉及人的激情、欲望和意志，关系到人的德行和伦理、正义和政治方面的活动。苏格拉底所谓的“美德”，属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而“知识”则属于灵魂的理性部分，这两者不能等同，与其相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类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氏明确区分出人的活动的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制作，即人们生产、制造所需物品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受理智指导和支配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智来确定哪些东西是真的和假的。另一种行动是受“实践的智慧”指导和支配的，而“实践智慧关系到行动”。^①“实践智慧”告诉人们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他强调：“行动不是制作，制作也不是行动。”^②由此可见，亚氏已经初步区分出作为生产劳动的活动和作为伦理、政治行动的活动。按照他的提法，只有后一种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因为在这种活动中，活动者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所以他必须承担与其活动相应的伦理和政治方面的责任。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活动类型和初步划分基础上，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康德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思辨理性”，它关涉到自然必然性，是在现象界的范围内展开的，其中起立法作用的是知性；另一种是“实践理性”，它关涉到自由，其中起立法作用的是善良意志。在康德看来，思辨理性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通过自己的认识活动和技术发明活动去认识、把握和利用自然的必然性，而实践理性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通过建立伦理规范来追求并实现自己的自由。与亚氏相同的是，康德在比较严格的意义

^①R.McKeon edit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Random House 1941, 1141b

^②R.McKeon edit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Random House 1941, 1140a

上，把后一种活动看作是实践活动；与亚氏不同的是，康德以更加明确的见解鲜明地揭示了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差异，康德特别关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强调“人们不应该提出使纯粹实践理性隶属于思辨理性这样过分的要求，从而颠倒了两者之间的次序，因为所有的旨趣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旨趣也是有条件的，唯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满的”。^①然而，康德意识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特别是在学术讨论中，人们并没有按照他关于“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严格区别来考察活动。确实，人们没有像康德一样把与自由相关的伦理、政治方面的活动称为“实践”，却把康德所不赞成的、以认识论和技术主义为基础的、利用自然规律以改变和控制外部自然界的活动称为“实践”。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实践概念。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康德认为：“迄今为止，在不同原理和哲学的分类上应用这些术语时，流行着一种引人注目的误用语：人们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认作是同一个东西。”^②而在康德看来，决不能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混淆起来。因为这两种实践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属于现象界，是人的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后者属于本体界，是道德法则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进一步指出：“假如规定因果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的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技术地实践的；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自由的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道德地实践的。”^③“道德地实践的各种规范完全建立在自由的概念上，完全排除来自自然方面的意志

①I.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Suhrkamp Verlag, 1989, s.252

②I.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Suhrkamp Verlag, 1989, s.78

③Ibd., s.79

的规定，则构成了各种规范中的一种完全特殊的样式：它们也像自然所服从的规则一样，可以直接称为规律，但不像后者那样基于感性的条件，而是基于超感性的原理，在哲学理论部分的近旁，为自己单独的要求着另一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命名为实践哲学。”^①显然，康德哲学中的“实践哲学”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当然，康德的“道德”是先验的道德，康德的“自由”是以先验的道德法则为基础的自由，康德的“实践”是“道德地实践”，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但是，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是西方实践概念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长期以来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康德哲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道德地实践问题”。在康德看来，“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是“物自体”世界中的实践，这种实践比“技术地实践”更根本，更具有意义。可是这种实践哲学由于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只把“物自体”视为认识论范畴，消解了其本体论意蕴，或者如培根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或者如孔德把自然科学及其导向的自然“技术地实践”视为“正宗”，从而遮蔽了康德的实践哲学——“道德地实践”的本体论旨趣，因而，把本来在康德视野中具有本体论意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政治等）彻底淹没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践智慧”——“社会技术”也合乎逻辑地被一同淹没了！

二、马克思的“两种实践”观

确实，康德认为“两种实践”是不能混淆的，但康德也曾为把“两种实践”统一起来而不懈努力。在康德看来，应该以“道德地实践”的活动为基础来统一“技术地实践”活

^①I.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Suhrkamp Verlag, 1989, s.80

动，应当以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为基础来统一认识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但“统一”的工作似乎并没有产生“正果”。正如著名哲学家俞吾金所说：虽然康德力图运用反思判断力和目的论来统一感性与超感性、自然与自由、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技术地实践”活动与“道德地实践活动”、“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然而，在他那里，“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致这个统一工作收效甚微。^①他没有做好方法论创新，终会有人来完成的。

马克思以更宽的理论视野，更高的思维境界主张把生产和其他一切领域的实际活动都理解为实践。他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马克思不赞成康德把此岸世界（现象界）与彼岸世界（物自体）割裂开来，从而把两种实践活动割裂开来。他说：“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③马克思还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④显然，马克思没有否定康德关于“两种实践”不能混

①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11—21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0

淆的观点，但认为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当人们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即人改造、控制自然的认识论角度去考察问题时，实践就是“技术地实践”；而当人们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角度，即从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追求自由的本体论角度去考察问题时，实践就又成了“道德地实践”。从马克思的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马克思是在人类生存论、哲学本体论的层面，来讨论两种实践及其统一的真正基础的。第一，马克思首先把“实践”当成与理论思考和理论活动相对立的人类现实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系最一般的人类活动。第二，由于马克思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他所强调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革命性和物质性特征，并把从事物质的实践活动看作是他的社会观乃至世界观的核心。正如他所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和反对事物的现状。”^① 第三，马克思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两种实践”概念改造为“同一个实践”概念，尤其是人们改造世界的两个不同维度和不同领域。第四，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实践视为实践概念中最基础的层面，把调整生产关系实践视为物质生产实践的前提条件。

既然马克思在本体论层面统一了自从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两种实践”观，把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最自然的关系，那么，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主张的“实践智慧”的社会技术，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本体论的特殊旨趣。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

三、康德和马克思“两种实践”中的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

如前所述，康德强调“两种实践”相分，并力图在本体论——物自体层面统一两种实践，即以“道德地实践”为基础统一“技术地实践”，强调自由、道德、伦理、政治的至上性，主张人与人之间关系规范的权威性和绝对性。

马克思也从本体论视角统一“两种实践”，这一点与康德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所谓的本体不是“物自体”，而是生产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康德的“物自体是抽象的、空虚的东西”（黑格尔语），而马克思的生产实践则是历史的具体的实际活动。

应当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确实难以找到“社会技术”这个概念，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怎样看待社会关系，怎样主张变革社会关系进而有没有“社会技术”思想，不能仅仅看其是否提出“社会技术”概念，而应当在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著述中，寻找和体会其重要理论观点的特殊历史语境，把握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从中领悟马克思的社会技术思想的一般规定。

马克思在标志其唯物史观正式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宗明义：“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历史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①马克思还认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

^①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44